

##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1364号 投稿邮箱:xinfukan@126.com

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言之有物,皆是文章。

## 稻黄蟹肥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民间的这一说法,无非说秋天是品尝螃蟹最好的季节。然而,依我生于中国河蟹之乡对其了解而言,绝大多数情形并非如此。

螃蟹,形体近乎椭圆,两侧长有八爪二螯,均匀分布;再配上一副颇坚硬的躯壳,稍有动静,便高举双螯,豪横地张开,摆出一副好斗的架势。但见其八爪迅疾动作,叫人领略“横行霸道”一词之意味。那模样,很是“张狂”,活脱脱一介武夫。

我的家乡既有“中国河蟹之乡”之誉,那河蟹养殖定然有其可圈可点之处的。“红膏大闸蟹”“板桥大闸蟹”“中国河蟹批发市场”等诸多品牌,可谓声名远播。这也就吸引全国各地美食爱好者和各路大咖纷至沓来。不久前,曾经火得一塌糊涂的著名主持人杨澜就在其短视频中分享了她在兴化品尝兴化大闸蟹的心得。

与现在大面积人工养殖不同的是,早先的兴化农村,螃蟹多自由生长,借河汊、湖荡、水渠、水田生存者居多。那时节,螃蟹特多,逮蟹特易。在我的记忆里,每到夏天,乡里孩子在河汊里踩河蚌,碰到水草肥美之处,既能逮到鱼虾,亦能踩到螃蟹。一个猛子扎到河底,一只张牙舞爪的河蟹便拿将上来。水渠淤泥里,时常有蟹藏身,一踩到脚板底下,心里便有数了,用手去取,真是举手之劳。

逮蟹,有这般徒手逮的,也有用“蟹钩子”从蟹洞里钩的。对此,我不仅亲身经历,而且堪称高手。河堤边,或是渠堤边,常有形状各异的洞穴。内行人一看便知,一个是蟹洞,或是鼠洞,或是蛇洞,诸如此类。蟹洞多半在水底下,择好洞口,便可用蟹钩子试探。蟹钩子多用粗铁丝自制而成,造型极简,留个长长的柄,一头做成弯钩,较短。掏蟹时,将弯钩伸入洞内,凭手感而断。若是有明显阻碍,且吱吱作响,便是洞内有蟹。蟹钩点到为止,一般不宜硬钩。洞内的蟹,知道情形不妙,便会惊慌出逃。这时,掏蟹人可在洞口张了双手等蟹上钩。掏蟹人动作要快,手形要好,方可逮到出洞之蟹。否则,蟹或是从你掌心溜走,或是缩进洞内,再想掏出来,颇难。

乡里孩子掏蟹,常被蟹的双螯夹住。蟹离了水,夹得更紧,夹得小孩子杀猪似的乱叫。脑瓜子灵点儿的,便会用嘴咬断蟹螯,方能解危。

蟹爬起来颇快,故装蟹一般不用桶,多用网袋。蟹进得网袋,难爬。更常见的,则是带根麻绳,逮来的蟹,一只一只扣扎起来,一串一串地拎回家中,也有在半途中做成买卖的。

我小学五年级就到外村小学就读。从家里

□泰州刘仁前

## 在扬子江边看雪

冬天,扬子江边是会下雪的。我家离扬子江不远,下雪了,我喜欢到扬子江边去看雪。

爷爷说,大雪年年有,不在三九在四九。对我来说,爷爷的话是可信的,因为爷爷不曾骗过我。从我稍微懂事一点时开始,每年冬至一过,在天气阴沉寒冷,冷风直往门里灌的时候,我就盼着能下一场大雪。

我所盼望的那场雪,多半会在我冻得鼻涕直流,快要失去耐性的时候,飘飘洒洒地从天而降。最初的雪,是如粉盐一般的小雪粒,几乎不值一看。它们细如白粉,冒冒失失地在空中乱撞,不分东西,撞落在地下,又钻进地里不见了,只有在路边枯黄的草丛和墨绿的灌木叶上,才能看到星星点点的白色。但只要是雪,看到了,仍然是欢喜的。

彼时,想看一场雪的热情,就像很多孩子迫切地想看童话故事一样急不可耐。雪之于我,有强如磁场般的吸引力。我没有把雪当成装扮童话世界的道具,而是觉得雪是在我少年时期孤独生活里到访的一位朋友,它会跟我说话,它也能理解我想要对它说的东西,我们是知己,在寒冷里相遇,却温暖了彼此。

下雪了,我一定要倚在门前看雪,痴痴地看,也一定会独自走到扬子江边去看漫天飞舞的雪。看雪,还是到扬子江边最好。

我家离扬子江还有一段路,而我外公家就住在扬子江边的大堤下,有近水楼台之便,我曾在扬子江边看过好多次雪。我觉得雪和扬子江也是知己,它们有相逢一笑时的默契和浑然,给少年时代的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下雪了,我往江堤上爬,外公追出门外,向我喊道:“外面冷,衣服裹紧点,别冻着了。”外公的

□安徽铜陵章铜胜

到学校,要走过几条长长的沟渠。在这样的沟渠上走着,多半是一个人独来独往,了无生趣,无聊得很。但要是盛夏时节,情形就大不一样矣。除了书包之外,我的手中会多出一根麻绳,一柄蟹钩子。往学校去时,只要提早些上路,下到漕沟之中,手摸沟钩,一只一只张螯舞爪的螃蟹,便从淤泥中、从洞穴中捉拿到手,用那麻绳从蟹爪中间处扣扎,一只蟹扎一道扣,以此类推,形成叠罗汉的造型。半程捉它个十来只,没有问题的。下学返回时,再如法炮制,跨进家门槛时,一串肥蟹便带回来也。

细心的读者兴许会问,你进课堂听课,蟹如何搁置呢?这在城里孩子想来,肯定愁煞人喽。其实,我们的办法极简便,一根小钉子,钉在课桌腿内侧,拴了蟹的麻绳,打扣挂上即可。当然,也会有些“嗤嗤”蟹吐沫的声响,不过还好,不太影响听课的效果。想来,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么讲究课堂纪律,螃蟹的那点儿声响算不得什么噪音。

那时节,一斤蟹四五毛钱罢了。蟹卖到几十元一斤之后,便成了正规宴席必备主菜。清煮之后的螃蟹,剥开,剔下蟹黄、蟹肉,与豆腐一起,做成一道“蟹黄豆腐”,趁热品尝,那味道甚是鲜美。较为客气的人家,便有一道清煮螃蟹,备了醋姜碟子,边蘸边吃。清煮螃蟹,讲究的均上团脐的。团脐为母,长脐为公。团脐多蟹黄,只要蟹壳一剥开,便可见满壳蟹黄,很是诱人。

梁实秋在《雅舍谈吃》一书中曾云:“有蟹无酒,那是大杀风景的事。”并以《晋书·毕卓传》:“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用以佐证有酒之重要。梁先生大概代表了多数“士人”的想法。普通民众品尝螃蟹,有酒可品,无酒亦可品。对于一部分并不嗜酒者,酒倒干扰了自己的味蕾,影响了对蟹肉是否鲜美的判定与体味。

至于先生提及“七团八尖”之说,正如我行文开头所言,现在为时尚早。全球变暖,在长三角一带,不到深秋时分,那蟹壳都还是软的呢,味道能好吗?倒是梁先生的母亲有一做法,既有意思,又有道理。将梁实秋他们几个孩子吃完蟹之后的蟹壳用秤称一下,轻的奖励。轻,说明吃得仔细。而真正吃得仔细的话,还可从蟹壳中见到一位“僧人”。据说,那便是硬插在许仙与白娘子中间的法海,自知罪责难逃,躲到蟹壳里,终生不复出矣。

稻黄蟹肥,如今是稻黄蟹贵。蟹贵,村民们便想方设法捕蟹。罾扳,簖栏,烟索熏,多管齐下,只为多捕蟹。这些蟹,一贩再贩,之后贩往全国各地,焉能不贵?不过,在我孩提时的记忆里,农家煮蟹,时常是用脸盆装的。

声音在我身后追来,又被风吹回去了。这样的嘱咐如果成为实体,是不应该在外面的冷风中走得太远的,它应该回到温暖的屋子里,在炭火红了火塘边打转。又或者是外公的声音被我硬生生地甩在了身后,掉在冰冷坚硬的土地上,又被风吹起,无奈地打了个旋儿,像一片雪花,旋即被吹得无影无踪了。

站在圩堤上,身后的村庄开始一点一点地变白。屋顶的瓦披上了白色的鳞片,房子像江里的白鱼,在灰白的村庄里游动。烟囱里的炊烟,像鱼吐出一串一串泡泡。村庄里的树耍滑头,把雪往枝与枝、枝与干间的夹角里藏,一点一点地,直到再也藏不住了,白了枝梢,白了树干,如在灰黑的纸上写下浅浅淡淡的白。村边刚刚翻过的土地,又被雪犁了一遍,涌起了一层层白浪。

江堤上的风大,芦苇折断了不少,杨柳也矮小了许多,渡口边的船泊在岸边,系着缆,一动不动。江水安静了,在夹岸的雪白里,一片灰暗。傍晚时分,江水平静得像是一条灰暗的丝带,缠着雪白的大地,深深地勒下去。江岸浮肿,丝带勒得更深,也更平静,静得可怕。

一片片的雪,在我的眼前慢慢长大,卷天席地。此时,人在雪中,岸在雪中,江在雪中,大地也在雪中。大地苍茫,混沌一白。满眼是雪,我也会成为别人眼中站在岸上的一朵雪花吗?我不敢去问,怕惊扰了扬子江边的雪。

那些年,我独自站在扬子江的岸边看雪,问江,问雪,也问自己,问不出天地的苍茫和辽阔,却问出了些许的悲凉,那不是少年应该去问,或是可以问懂的事情。如今,我多想再站在扬子江的岸边,看一回雪,看一回少年时的大雪,也许雪已经来了,也许雪还在路上。

## 山东人一声『哎』

朋友的孩子一岁多了,还不会说话。我抱着她逗着,她除了“咯咯”地笑,有时候也会出声,一边伸手,一边说“哎……哎……”就知道她是饿了还是想玩什么玩具,一时间,让孩子“指挥”得手忙脚乱。我们开玩笑说,孩子一声“哎”,可以代替所有字。

这让我想到了自己,山东人一声“哎”,几乎可以覆盖生活的全部。不信,你听!

“卖豆腐哎——”走街串巷的人,用扁担挑着刚做好的热豆腐,没有“哎”的这声长音,就了无生趣。买豆腐的人同样是“哎”一声把他叫停,欢欢笑笑,生意就做成了。“下次再来哎。”收拾好豆腐继续向前走。“哎哎。”买东西的人装好豆腐,笑着摆摆手。

“哎,哎?哎!”这是山东人在路上接电话的常态。对方很可能问“是某某吗?”回答:“哎。”如果对方的话让接电话的人有所质疑,回答:“哎?”对方说得肯定,有理有据,抑或达成某种协议,回答则短促有力:“哎!”山东的方言里用“哎”这个字可以言简意赅地回答大部分问题,神奇的点就在于对方居然能分辨出不同语气的“哎”代表的含义。

“哎!好久不见。”去火车站接朋友,老友从背后一拍肩,一声“哎”,这就对上“暗号”了。“哎?我们去哪里吃饭?”“哎?你不知道吗?火车站附近新开了家馆子。”“哎!就去那儿。”听上去无厘头的对话,仿佛在“接头”,一声“哎”一下子让好久不见的两人近了起来。

“哎——来啦。”进了馆子,服务员热情地打着招呼,仿佛“哎”音拖得越长,来人越受欢迎。点菜时,指着菜单,“哎,这个;哎?这个。”服务员记在本子上,菜就点完了。

“哎?回来了。”放假回老家,刚进村,村口的大爷大妈就热情地打着招呼。“哎!放假了,回来看看。”从小,父母就教我,要做一个懂礼貌的人。“哎!家来喝口茶吧!”“哎……不去了,俺娘在家等着哎。”是肯定也是否定,山东人的“哎”在不同语境里总是充当不同的含义。“哎!孩子真懂事,一放假就回家。哎……”这个拖音包含着留守老人对别人家孩子的赞美和对自家孩子的想念。

“哎!小王,今天要签的文件送过来!”这是领导在催任务了。“哎……马上来。”秘书一边答应着,一边快速地从文件堆里找出需要的。“哎!哎哎!哎?好!”听到领导挂掉电话,秘书才敢敲门进去。“哎……小王,来来来……”职场也是离不开一声“哎”。

“哎?你怎么还在办公室?”朋友打电话催了,我才想起来,约了朋友谈事儿。“哎!这就来!”合上电脑,我要去赴友人的约。山东人一声“哎”,不分老少,不论场合,包罗万象,不可或缺。如果不让说这个字了,生活得失去多少乐趣!

□山东临沂李琳

## 不被大风吹倒的人

放学的点儿,路口是乌泱乌泱的接娃大军,她佝偻着身子,骑着小三轮,自汹涌的人潮中蜿蜒而来,同时不忘喊上一两嗓子:“盐焗鹌鹑蛋,热乎的,很好吃。”

终于,她在拐弯处觅得一块空地,停好车,自车篓里取出凳子坐定,叫卖声再次响起。起初,我留意到她,就是被这叫卖声所吸引,一声声,微微干涩,却高亢有力。再看她满头的白发,皱纹横生的脸庞,想来有八十岁了。买过她几回鹌鹑蛋后,我终于按捺不住好奇心:“您嗓子还蛮好,天天这么喊,既不见喘也不见哑。”她听了,眼睛一亮:“喊一喊,不犯困呐。”我这才注意到,她的眼睛出奇地闪亮有神,借用汪曾祺的一句话就是:“白眼珠鸭蛋青,黑眼珠棋子黑,定神时如清水,闪动时像星星。”很少有人,耄耋之年,仍有这样好看的眼睛。

她焗的鹌鹑蛋用料足,醇香入味,锁住了不少回头客的胃。锅是一口上了年头的铁锅,锅底是一层盐,锅盖是约莫两厘米厚的盐层扎扎实实地覆下来。她自边上撬开一个小洞,有顾客来买,她便自洞里掏出热烘烘,香喷喷的鹌鹑蛋来。冬天的时候,为了锁温,她总是在厚厚的盐层上加盖一条被子,以便顾客拿到手是即刻下肚的。

有一次,我带着女儿买鹌鹑蛋,她见女儿冻得缩手缩脚,先自锅里抓出一把放到女儿手上:“孩子,这鹌鹑蛋热乎着呢,你捧着暖一暖。”我心里一股暖流涌过,她自己顶风冒雪受着寒,却还如此体恤别人的冷。因此,我总是隔三岔五买她的鹌鹑蛋,见了认识的人也不忘“安利”一番。

有时候,我也不免好奇,她何以在本该颐养天年的年龄,还如此奔波劳累呢?但我始终不好意思问。一是怕触及别人不愿提及的隐秘;二是自觉这提问涉嫌冒犯,答案其实暗藏否定。不过,我还是辗转从别人处听说,她家有个需要时常住院的病人,因治病欠下了一些外债,所以老人家不得不起早贪黑出来挣钱。所幸,老人身子是硬朗的,心态是乐观的。

“盐焗鹌鹑蛋,热乎的,很好吃。”听,她的叫卖声里自有一股向上的力量。至此,我大概明白了她的眼神何以那么明亮闪烁,因为她的身体里暗藏着一股劲儿,那是和生活较劲,不被大风吹倒的精气神儿。

□山东济南谢小白